

随笔

齐白石的“两笑”

陈鲁民

大画家齐白石有一个座右铭：“人誉之一笑，人骂之一笑。”

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曾是一个有争议的画家，对他的画风和成就，有人大加赞赏，认为他是一位百年难见的艺术大师，“诗书画印”无所不精，从他笔下流动出来许多的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洋溢着浓郁的乡土风情。但也有人出于偏见，对他进行攻击，或出于嫉妒，给他泼污水，或出于无知，对他妄加评论，老人一概置之不理，听之任之。

“人誉之一笑”。因为他头脑很清醒，知道学无止境，天外有天。画坛流派纷呈，各有千秋，人家尊自己是大师，自己却万万不能以大师自居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如果骄傲自满了，就该落后了，就离淘汰出局不远了。所以，尽管他长期生活在荣誉与花环中，水到渠成地收获着人民艺术家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国际和平奖获得者等成功与光荣，但既不得意忘形，也不故步自封，而是很洒脱通达地“一笑”了之。

“人骂之一笑”。饱经风霜又看惯世态炎凉的白石老人深知，人多嘴杂，众口难调，各人欣赏眼光不同，对同一幅艺术作品，喜欢者可能会捧到天上，

厌恶者可能会踩在地上，且不说还有人心存偏见或嫉贤妒能。所以，不必太在意外界的风风雨雨，骂声、嘘声、鼓倒掌声，虽然也难免会声声入耳，但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也就是了。为此，他还给自己立了养生之道“七戒”——戒酒、烟、狂喜、悲愤、空想、懒惰、空度。当然，对于那些真知灼见的批评，即便有些刺耳，老人也是从谏如流的。

不知道是否巧合，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位老人，马寅初，也是用“两笑”来回答世人毁誉的。1960年3月31日，马寅初因《新人口论》而被狂风暴雨地批斗了几个月后，终于被免去北大校长的职务。儿子回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，他只是漫不经心地“噢”了一声，便不再言语，仿佛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，继续看书，神态自若。

1979年9月14日，北大隆重召开大会，给马寅初平反、恢复名誉，并对他进行高度评价。此时，马寅初已经是97岁的老人了，但仍然健康清醒，当儿子回来告诉他这一喜讯时，他心不在焉地“噢”了一声，不置一词，照旧闭目养神，心如止水，好像此事与他没什么关系。（《零度生存境界》103页）

齐白石的“两笑”与马寅初的“两

噢”，让我读懂了一个成语：宠辱不惊。据说白石先生也特别喜欢这个成语，平素有人来求墨宝，他写的最多的也是这几个字。他的书房里就挂着取自《菜根谈》的一副名联：“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漫观天外云展云舒”。

由是观之，古今中外，大师泰斗，文化名流，都要有点宠辱不惊的功夫，有点“人誉之一笑，人骂之一笑”的本事才行；否则，胸无沟壑，浮躁浅薄，一捧就飘，一骂就跳，是永远难成大器的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：“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挨

刀。”文化名人，头面人物，不受批评，不遭非议，不被调侃，不引人嫉妒的，几乎没有，而且是大名气遭大非议，小名气遭小非议，谁也不能幸免。鲁迅，那名气成就够大了吧，可攻击、非议鲁迅的言论什么时候消停过？余秋雨，也曾红极一时，凡有井水处皆有余文，但余秋雨也是当代作家里遭受攻击、非议最多的一个。其中是非正误，真假虚实，谁能说得清道明？还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求个问心无愧吧。

学学齐老头的“两笑”，一定会让我们受益匪浅，不妨试试。



月亮弯弯(油画)

刘真俊



大吉图(国画)

冢家平

新书架

《和上帝一起流浪》

田果

不少人知道宋朝时就有犹太人来到中国定居，还有人知道二战时期上海的犹太人虽无生命之忧却命运惨淡。但是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二战时期，哈尔滨被犹太人认为是最温暖的地方。

作者阿成的笔触是柔软的，不但描绘了中国最具异域风情的城市的风貌，还记下建

设这座城市的犹太人的故事。每天和尸体打交道却不愿死在异乡的看尸人，因擦皮鞋而结缘的鞋匠夫妻，会说好几国语言的普通猎人，风骚的俄国女老板。马车夫后来变成喜欢马的富翁，混血小木匠与他的中国父亲。每个故事都看似平淡，但看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你的眼睛湿润了，忧伤不像悲痛，你的泪水不足以流下来，但你的视线一定会模糊的。作者阿成就这样于无意

中做了犹太人在中国经历的见证人和撰史者。令他想不到的是，他笔下的那个时代，那个犹太小世界里，各色人物中，竟然生活着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祖辈，其实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当今世界财经巨头、文化巨匠、政府要人、著名音乐家的祖辈，也葬在哈尔滨别致的犹太人公墓中。

这本书写的不是是一座城市，一群人。它写的是两个国家，一个时代。

重庆出版社出版

郑州地理

西郊三官庙

朱永忠

老郑州人都知道郑州有五个三官庙，即西郊三官庙、城南三官庙、城东门口小三官庙、县前街西三官庙、侯寨乡铁三官庙。数西郊三官庙建筑宏伟，远近闻名。所谓三官，即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相传天官唐洪、地官葛荣、水官周武，三人都是周朝厉王姬胡的臣子，周厉王任用荣夷公执政，实行专制，暴虐侈傲，诸侯不朝。唐洪等三人认为周厉王是无道昏君，三人便隐退了。直到周宣王继位，他们三人出来做官。宣王死，幽王继位，任用虢石父执政，残酷压榨百姓，引起国内大乱。唐洪等三人就

又隐退了，从此销声匿迹。直到宋朝真宗皇帝赵恒登泰山游玩，他们三人显灵保驾。宋真宗回朝，念唐洪等三人都是忠臣，泰山保驾有功，赐号：葛荣为地官，赦罪；周武为水官，解厄。故从北宋起三官庙遍布天下，三官便在民间享受香火。

据当地老人回忆，西郊三官庙村西北隅原有一坐北朝南庙宇，面积四十余亩，整个庙宇规模宏大，为古代宫殿式建筑，房顶为五脊六兽，飞檐挑角、红墙绿色琉璃瓦，房屋数百间。明初，有一个叫闾德馨的道士，从陕西华山来到郑

州，他见郑州西郊地势起伏，沟壑纵横，一道道高大的丘陵犹如一条条巨龙，横卧沉睡于大地，便看中了这块地方。于是，便先住在一个只有一间房大的灵官庙内，在郑州方圆百里之内，天天叩头化缘，化缘几十年，积攒了大量钱财，便请匠人，在这里开始建三官庙。民国十年(1921年)，郑县在三官庙内办起了县立第二完小，民国十七年(1928年)在庙内又办起了郑县师范，是当时郑县最高学府。因日本侵略者第二次(1944年)占领郑州时，三官庙被日军炸毁，故未留下任何遗址。

建国初，郑州市城市建设向西扩展，三官庙地区已建成郑州市区西部一个重要工业区域。以三官庙命名的有三官庙街道办事处、三官庙派出所、三官庙社区等。

郑州古代成语故事

冒天下之大不韪

李济通

在揭露某些人明目张胆干那些有违人意愿的坏事时，我们会说他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。韪，意为是、对、正确。不韪，就是不是、不对、不正确了。该成语出自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：“郑、息有违言。息侯伐郑，郑伯与战于竟。息师大败而还。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。不度德，不量力，不亲睦，不察有罪。犯五不韪，而以伐人，其丧师也，亦宜乎！”这段话讲述的，本是一个与郑国休戚相关的历史故事。

春秋时期，同为姬姓，紧密相邻的郑国(故址在今新郑)和息国(故址在今河南省息县西南一带)，都是周王室下的诸侯小国。按说同宗同姓，理和睦相处，但息国却常因区区小事，与郑交恶。

公元前712年，因许国(今许昌以东地区)拒交贡品，周天子令

郑国出兵伐许，并大获全胜。郑庄公在许国认错后，以礼相待，很快退兵而去。岂料这样一件小事，却引起息侯的不满，借机讨伐郑国。郑庄公得知消息，立即派人进行阻击。两军在郑、息边境遭遇，因郑军同仇敌忾，锐不可当，息军一触即溃，大败而逃。息国从此一蹶不振，日渐衰败，最终于公元前680年，为楚国所灭。

《左传》作者在评论这一事件时，这样说道：“我预料息国必败。因为息国国君不注意自己的德行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，不能与邻国和睦相处，不能明辨是非曲直，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。自己犯了这五大错误，还要去惩罚郑国，导致失败，这不是罪有应得吗？”历史是一面镜子。正所谓己不正，不能正人。息国国君自以为是，一意孤行，又不思悔改，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以惨败而告终，也就不不足为怪了。

“老婆，你怎么还不骂呀？太黑了，我找不到床啊。”

口拙

一位男子口拙，一日约了女友上动物园，不料他到动物园门口才发现，动物园已关门了。于是他给女友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小丽啊，本来约好和你一同看猴子的，可动物园关门了，我还是去看你吧。”

小幽默

匡天龙

酒鬼

喝得醉醺醺的丈夫半夜才回到家，推开卧室的门，侧耳听了听，屋里鸦雀无声。丈夫忍不住大声说：

微文

花上一粒浮尘

李慷生

透过阳光，很多尘埃，纷纷扰扰，像是密集的鱼儿，游弋在无数光束里。上下错落，有的飞得更高，有的悄悄地落下。飞在树上，飞在云里，飞在光明里；落在草尖，落在我的鼻尖，落在低开的花瓣，落在泥土上。

这么微小，这么轻或，这么不经我意的微尘。

我俯视它。如俯视那些蝴蝶。

尽管，它有着和蝴蝶一样透明漂亮的羽翼，楚楚的衣裳，柔柔的衣服，如雪的麻衣，有令人炫目的美丽飞翔。它还可以自在地飞在溪流上，田野里，穿越城市，穿越平原和森林。它经过的每一朵花瓣，每一片叶子，每一场风沙，每一缕月光，都赋予它生命的诗意。它比蝴蝶还微小，还短促。

我俯视它。我微笑着任意它落在我的肩上，腿上，胸膛，裸露的肌肤上，以及我黑亮的睫毛。我愿做一片大地，任意它在我身上撒娇，它的苦乐喜悲，它的旅程的见闻，它的自我求索的苦恼，倾诉给我。在我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我甚至可以听到我血管的流动声，听到我头发细微的拨节，我的肌肤广阔如田野，毛孔一张一合。它说，那是它们的河流，它们的森林，它们的游乐园。

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它们就舒适地成长；当我发怒的时候，河流和田野都会垮

塌逆流；当我休息的时候，它们也甜蜜入梦。

中学时恶作剧，我曾用一台显微镜偷窥过一粒微尘。它也是一颗小星球呢，有着奇异的结构，有着我们无法解释的秘密。就像每一朵小雪花都有六片花瓣，有些花瓣像山苏花一样放出美丽的小侧舌，有圆形的，有箭形的，或是锯齿形的，有些是完整的，有些又呈格状。在大自然中，几乎找不出两朵完全相同的雪花，就像地球上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，也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粒微尘。

在电影《霍顿与无名氏》里，小象霍顿拯救了“无名镇”的居民。霍顿整天举着一朵苜蓿花，那朵花上落着一粒微尘。所有的人都嘲笑霍顿的傻，没有人相信它。那粒微尘里，隐藏着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世界，无名镇。电影以爱的大圆满为结局，虽然只是一个童话，但开启了我们的看世界的另一扇大门。

我们，就是微尘的宇宙。从此，我珍爱每一粒微尘，每一朵花，每一只蚂蚁，每一个生命。在感到自我博大的同时，不免又有些困惑。躺在宽大的草地上，城市辽阔，在远古神话里，是盘古开天辟地打碎了那只混沌的蛋。他有了日月星辰，地上有了山川树木、鸟兽虫鱼。

我仰视着高远的天空，想流泪。谁的生命不是一只蝴蝶呢，那么微小，那么短促。躺在盘古的雄阔怀抱里，我也只是宇宙的一粒微尘。那么，盘古，他又是谁的微尘呢？苏轼在《前赤壁赋》里写道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这一粟也就道尽了红尘宇宙芸芸众生的甘苦沉浮吧。

等了不大一会儿，里间的门开了，钟灵神色庄重地送一个中年女同志出来，看到宋梓南，略略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继续把那位女同志送到套间门外，这才回过身来，正式招呼宋梓南：“钟灵一坐下就告诉宋梓南：‘情况有点变化。本来安排你参加的那个去西欧考察访问的活动，暂时推后了。’”

宋梓南笑道：“不会这么一推迟，就没影了吧？”钟灵摆了摆手：“放心吧，这是中央为了尽快推动全党思想解放而制定的一项重要措施，是经华主席、邓副主席、叶帅、先念同志画了圈点了头的，绝对变不了。暂时不去，当然还是有好事在等着你。”

宋梓南笑着忙问：“是吗，还有更好的事等着我？”钟灵微微一笑：“中央已经决定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对党和国家实现战略转移的问题，统一认识，并作出重大决定。为了开好这次全会，这两天中央正在举行一个工作会议。这次紧急召你进京，就是为了让你参加这个工作会议的。”

钟灵稍稍停顿了一下：“你要有一点思想准备，这次工作会议不会像我们过去习惯的那样平静和按部就班。”宋梓南略有些意外：“是吗，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还能出什么意外？”

钟灵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昨天我们在会上提出，鉴于这些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，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改革领导小组，花半年时间调查研究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来。当时，邓大姐也在我们这个组，就此问题也讲了话。”

宋梓南关切地问：“邓大姐，邓颖超同志？她到我们广东组来了？”钟灵点点头：“是的。结果昨天晚上我们的发言，连同邓大姐的发言全都被拿下了。邓大姐有意见了，今天一早就去找会务组‘兴师问罪’了。意见很快汇报到中央主要领导那儿。中央领导非常重视，立即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发言者本人签字，言责自负，就可以登简报。这件事，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，对于全党要不要进行战略大转移，要进行什么样的战略大转移，在相当高的一个层面上，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，甚至还可以说，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。你先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我就让老夏把这两天的简报送到你房间里去。”

宋梓南看完那些简报，心里很不平静。他急于想跟钟灵说说唐惠年的那档子事。

宋梓南让小马赶快把他上一回到汕头、东莞一带调研回来给省委写的汇报提纲拿出来。另外，把他在飞机上追记的唐大记者说的那些情况也找出来，他要带给钟书记。

平时做事特别爽快利索的小马这一刻却傻愣愣地呆站在那里，您……您要把那些材料原封不动地呈送给钟书记？我有点害怕……”

宋梓南笑道：“你怕啥？”小马说：“您那份汇报提纲本来只是在省里汇报用的，许多问题说得特别尖锐。还有那个唐记者从香港带回来的那些情况就更带暴露性了……您自己也说，尤其是他最后的那个建议，充满了颠覆性，简直就是对当前政治和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彻底的否定。而现在这环境这气氛，说明有人不希望在这个会上听到他们不听到的声音。”

宋梓南：“如果我们只挑别人想听的话说，还用得着来开这样的会吗？这时候当着中央的面不说真话，还要等什么时候说？你这个小马！”

小马委屈地：“我就是怕您……万一……万一被抓起来呢……”宋梓南仰头大笑了几声，然后突然不笑了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年轻人啊年轻人，这是在北京，已经粉碎‘四人帮’了，又是在我们新的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不会再发生‘四人帮’时期那种无法无天的事了。快去替我找材料吧。”

因为要去参加小组召集的会议，钟灵只能大致地翻看了一下宋梓南递给他的书面材料：“这个唐记者的有些想法很大胆啊。你觉得呢？”宋梓南应道：“是的。他觉得应该充分利用深圳邻近香港的这个地缘条件，东从大鹏湾到西边的蛇口，南从深圳河到北边的樟木头这么一个区域内，设立一个特别优惠政策优惠区……他的这些想法和我们省委有一些设想很接近……”

钟灵点点头：“我记得，当年陶铸同志也有过类似的想法。只是没有那么具体……那个唐记者调查报告的原文什么时候能拿到？”

宋梓南说：“应该就在这一两天吧。”钟灵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在这次工作会议上，我们向中央提出，全国改革，广东先走一步的请求。既然要先走一步，总得有向哪儿走和怎么走的具体设想。拿到这个唐记者的调查报告后，咱们再来决定，要不要送中央领导。”

连载

内容简介：

张伟和王雪儿是两个心怀电影梦想的年轻人，一个是天才横溢的失意编剧，一个是风华绝代的落魄女演员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五生情愫，正当二人感情明朗时，不料他们的周导演爆出惊天丑闻，他和演员孙厉梅性交易内幕曝光了，身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……他们虽身陷潜规则怪圈，却坚持自己，艰苦奋斗，不仅实现了他们的电影梦想，还演绎了一场哀婉凄美的爱情故事。

小说以张王二人的爱情为主线，揭秘娱乐圈与各阶层相互渗透的内幕。——编者

1. 会议室不大，很封闭，但外面的人还是能听到里面的激烈争论。“张伟，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，电视剧是拍给家庭主妇看的。你看《大长今》多火，你又熟悉历史，你就不能写个类似的？”说这话的人是天堂世纪影业公司的蔡总。

“老大，跑题了哦。今天我们是谈我的剧本《那个年代》。”张伟矮胖矮胖，小眼睛大鼻子，嘴角笑起来歪歪的。这时蔡总的手机响了，蔡总示意张伟别说话后，语气在瞬间温和了下来：“王台，你说，嗯，嗯，几个人去加拿大？你放心吧，瘦子和公子来北京我全程接待，我为人你清楚。”

挂了王台长电话，蔡总叫了司机小孙进来，然后又拿起电话给王涛拨了过去：“王涛，王台长的夫人和儿子要来北京，明天我把他们安排到你们酒店，你帮我接待一下。”

蔡总从张伟打印好的剧本最后一页撕下来一条白纸条，张伟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：“嘿，那是我的剧本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记一下航班。”蔡总在纸上写字，张伟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。“明天下午的航班，这是航班号，下面有时间，你明天直接开公司的车去接一下。”蔡总把纸条递给小孙。

接过纸条刚要关门，小孙又被叫住了，蔡总眼睛转了转，然后掏出车钥匙：“算了，他们台里的人爱面子，你明天开我的宝马，你把奥迪的钥匙给我。晚上你把我车洗一下，里外都洗。”

小孙和蔡总换了车钥匙，蔡总这才重新坐下来：“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”张伟叹口气：“老大，刚才讲到《大长今》了。”蔡总拿了一根烟，点着了，深吸一口：“不是我说你，电视台需要的是

收视率。我帮你分析《大长今》，我们完全可以模仿这个结构，对不对？咱也有个明代的戏，一个小太监或者宫女，成为一个满汉全席的厨子，家庭妇女绝对爱看。”

“老大，明朝没有满汉全席，满汉全席是清朝的。”

“我只是举个例子，你看看你写的这个，没有爱情，没有女人。这绝对不行。这他妈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玩阳刚啊。”

张伟起来拿起剧本：“好吧，我在第十集加一个女人。”

“嗯，我建议是最好第一集就加，这样吸引女性观众嘛。实在不行，加女八路军团长。”

张伟抓抓脸：“团级干部不好写，因为她要是女团长，怎么也得三十多了。”

“三十多是女团长，你怎么也得三十多了。”

张伟耸耸肩：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啊。”

蔡总一脸绝望的表情：“老大，我喊你老大哥不行，你那么尊重历史事实干嘛啊？你看现在的古装戏，多火！有几个尊重历史事实的？”

……

两个人又聊了很久，临走前，蔡总还没忘叮嘱：“要记得写女人戏。”

张伟无奈地摆了摆手，然后裹着大衣出了写字楼。想着借女友王新一起吃饭，不料王新却借口晚上有事，不算算见他，只是交代了张伟早点起来去火车站接她妈和老娘。

王新如此冷漠，张伟心里憋着气，加上上周被老板枪毙，以及前不久和书商陈波的争执……火一下像帘子一样的撒了出来。

“奶奶的，不陪老子吃饭，你以为老子攒不到人吃饭呢！”张伟怒火中烧地狂打电话，不到十分钟，就攒了一干导演、编剧、摄像等圈内人。

心里不顺，这酒一喝就高了。早上醒来，张伟一看手机，才知道大事不妙。昨天答应去接王新的家人，不料起晚了。当他急急赶到车站时，王新和她的家人在火车站已经等了一个小时。

王新冷着脸，张伟急着道歉，像所有的未来女婿一样，表现得相当礼貌和恭顺。但无论他如何讨好，不满仍写在王新和她的家人的脸上。几个人就这样进了一个饭店，尴尬地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正要点菜，天堂世纪影业公司的司机小孙走了过来，重重地拍了他一下。